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

目錄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呂奉先轅門射戟

楊大將曰。令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即可令人。付糧食金帛以利其心。使他按兵不動。劉備立可擒之。先擒劉備。後圖呂布。此先除一患之計。術喜。使令韓胤賫書見呂布。

書曰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耻。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金尚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

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若少。令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絡繹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

呂布看書畢。得物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術。術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進攻小沛。人報與玄德。玄德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與呂布。飛曰。那厮如何肯來。乾曰。不如

棄小沛去投曹操。飛不悅。玄德曰。乾之言善。
遂修書賚呂布。書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
天之德。今術欲報私讐。遣紀靈領兵到縣。
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之。望驅一旅之
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云兩下都發書到。一邊求救援。
一邊言休要救。教我無奈何。陳宮曰。劉備今
雖受困。久後必縱橫。乃將軍之患。請休救之。

布曰。袁術若併了劉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亦在術圍中也。不得不救劉備。遂點兵起程。

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劉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亦出縣布陣安營。張飛便要出戰。玄德阻之。人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劄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来救劉備。急令人致書於呂布。呂布拆書視之。書曰

靈聞。大丈夫之志。心無二意。專在一圖。可赴鼎鑊之烹。紀信就楚軍之戮。鱄音塼諸受吳王之殺。前者溫侯既受袁氏之禮物。今復納劉備之佞言。非英雄之所為也。若蒙早斬劉備。永為唇齒之援。共圖王霸之基。願賜片言。以決去就。幸甚。

呂布看畢。笑曰。我有一計。使袁術不恨於吾。教劉備不怨於我。高順曰。願聞其計。布曰。臨期觀之。難以口說。令人往紀靈劉備寨中。請

二人来赴席。玄德看書大喜。便欲上馬。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非也。吾待温侯不薄。彼安肯害我乎。言畢就行。關張跟去。到呂布營寨入見。布曰。吾今特来解你之危。你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頓首稱謝。坐於布側。關張按劒背後而立。人報紀靈到寨。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會議。勿生疑焉。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見玄德在帳上坐。抽身便回。左右

留之不住。呂布向前扯住紀靈之臂。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也。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賊乎。布曰。亦非也。靈曰。願將軍早賜一言。以決心中之疑。布曰。玄德乃布之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大驚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鬬。惟好解鬬。靈問曰。何為解鬬。布曰。解釋兩家之戰鬬。吾有一法。從天所決。靈曰。將軍既言。請入帳中計較。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心

未穩。布居中坐。靈左。備右。布教且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提劉備。如何罷得。張飛拔劍在手。大怒曰。吾雖兵少。覷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黄巾如何。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拖住飛手。言曰。且看吕將軍發落。那時各回營寨厮殺不遲。吕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湏不教你厮殺。這邊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厮殺。布大怒。教左右取

我戟来。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厮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立在轅門外遠遠插定。布教取弓箭来。布拈弓搭箭在手。回顧與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厮殺。如不遵吾言者。併力殺之。衆皆應諾。玄德暗告天地曰。只願射得中。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酒畢。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搜

滿弓。口呼箭中。這的是劉玄德有福處。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齊喝一聲采。後有史官題呂布射戟詩曰

昔日將軍解鬪時。全憑射戟釋雄師。轅門深處如開月。一點寒星中小枝

又宋賢有詩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曾向轅門獨解危。落日果然欺后羿。號猿直欲勝由基。虎觔弦響

弓開處雕翎飛箭到時豹子尾揺穿畫
戟雄兵十萬脫征衣　又詩曰
呂布當年解備危萬軍誰敢效公威早知
大耳全無信悔向轅門射戟時
又讚玄德有福詩曰
彎弓百步喜穿楊休説當年有紀昌射戟
萬年誇呂布誰知天祐漢中王
呂布見射中戟小枝棄弓就坐布起執紀靈
玄德之手曰此乃天令汝兩家罷兵不征戰

也。今日盡醉。来日各自罷兵。紀靈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桒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當日玄德暗稱慚愧。酒又數巡。紀靈求了書。先回。布與玄德曰。非吾則弟危也。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圍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物。反向劉備。射戟為名。故相戲弄。吾自提淮南之兵

親征呂布劉備。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
當世英雄。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
連。不易圖也。靈聞布之妻嚴氏。有一女。主公
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布有女在此。必殺
劉備。此乃疏不間親之計也。袁術即日遣韓
胤為媒。賫禮物往徐州求親。胤不日到徐州
見布稱說。袁術恭慕將軍。欲求令女為兒婦。
永結為秦晉之好。布受禮物。入見其妻。言袁
術求親。嚴氏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錢糧

無數。早晚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國母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此子。嚴氏曰。何不便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疑矣。布意遂決。請韓胤筵席。許其親事畢。備聘定禮物。送入府堂。布設筵席相待。留於館驛內安歇。次日陳宮逕往館驛內探聽韓胤。坐問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公來為媒妁。意在收劉備之首否。胤失驚。遂跪於地上。實告如此。乞公臺情恕。宮扶起曰。吾已有心

久矣。柰溫侯不從。此事若遲。必被他人破了。吾入見溫侯。便教送女出城去就親。若何。儮便謝曰。再生之德。袁公若聞之。亦感厚恩矣。宮乃入見呂布曰。聞主公之女許嫁袁公路之子。此正合吾之心。徐州可保永遠之基業也。不知主公欲用何日。布曰。不曉。宮曰。古人結親。以受聘之良辰。已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早晚為皇帝。當為天子例。宮曰。不可。

布曰。今只是諸侯例。宮曰。亦不可。布曰。依我門風俗。就卿大夫例。宮曰。便也不可。布曰。吾今雖霸徐州。未受明詔。欲教吾依庶民例也。宮曰。豈有此理。布曰。汝意欲如何。宮曰。方今天下。遞相征伐。威震四海。今與公路結親。諸侯有嫉妬者多矣。倘若至吉日良時。半路伏兵並起。如之柰何。其親不許便休。既許之。趂諸侯未知。便送女去。如到壽春。公路必自擇日而成事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入告嚴

氏。嚴氏曰。若非公臺。幾廢吾女。將軍從之可
矣。布乃贈金帛與韓胤謝媒。安排首飾器皿
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
鼓樂喧天。送出城外。有沛令陳珪。在家養老。
即陳元龍之父也。聞鼓樂喧天之聲。遂問左
右。左右曰。呂奉先女。遠嫁袁公路之子。珪曰。
誰為媒。對曰。三日之前。韓胤自壽春來。想是
媒也。珪曰。此乃疎不間親之計也。必害玄德。
遂扶病見布。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

至。特来吊丧。布驚曰。何故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玄德。公射戟解之。術来求親。其中欲公女為質。隨後便来取玄德首級。否。必来求借錢糧。或求協助。公必允之。早晚造反。公乃反賊親屬也。布大驚曰。陳宫悞我也。急喚張遼。引軍追趕三十里。取女歸於後堂。大罵陳宫曰。你欲令我受萬代之罵名。宫默然而退。陳珪曰。且監韓胤在此。却令人虛答袁術。女粧奩（音廉）未了。如辦畢。便自

送來。却將韓胤䝉監。人馬俱各當住。珪又說布曰。可差愚男陳登爲使。解韓胤赴許都。探必大喜。布曰。容我熟思之。數日未决。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爲將軍之道。乃本分事。正話間。宋憲魏續至。拜罷。布曰。我令你二人往山東買馬。近得幾匹。宋憲曰。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刼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手下將張飛。詐粧作山賊。搶刼馬匹去了。呂布聽信。心中大

怒。随令點軍。去小沛捉殺張飛。還是如何

曹操興兵擊張繡

呂布點起軍馬。来攻玄德。玄德慌忙領兵来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軍到此。布指而罵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鈌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耶。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吾好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諱。張飛挺鎗出馬言曰。是吾奪了好馬一百五十匹。不知是

你的。呂布罵曰。環眼賊漢。累次眇視吾。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你便就不說。布挺戟出馬。来戰張飛。兩箇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見呂布軍。四圍漸漸累將来。恐有踈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內。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至面前。而責之曰。今又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馬匹却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遂令人出城說合。送還馬匹。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

劉備久後必殺將軍也。不可退兵。布聽之。不准。攻城甚急。玄德見布攻之太急。却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而走。往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為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殺開此圍。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備自居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虛開西門搦戰。却出北門而走。張飛在前。正遇宋憲魏續。飛殺退二將。得出。布軍後面張遼趕來。關

公敵住。沛縣有萬餘軍。只引一半出來。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自回徐州。便令高順守小沛。却說玄德。前奔許都。（今許州城府是也）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吾弟也。可請入城。我自有委用之地。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曹操。操令人扶起。請坐。以上賓待之。玄德告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感謝不盡。操

設宴相待。至晚送出。操回府。荀彧告操曰。劉備乃英雄之才。今不早圖之。後必為患。操不荅。彧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何如。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為百姓除暴。惟仗誠實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今困窮而来投之。若殺玄德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志謀將士自疑。回心擇主。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

曰。君謀正合吾心。次日奏聞。詔劉備領豫州
牧。程昱諫曰。吾觀劉備有才。甚得民心。終不
為人之下。不如早早圖之。操曰。非可也。方今
用英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
孝與吾所見同也。昱曰。主公有王霸之才。其
等皆不及也。遂請玄德入。與兵三千。糧萬斛。
使往豫州之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
圍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點兵。
欲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道。張濟自關中。

引兵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兄之子。張繡自領殘黨。用賈詡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商議欲興兵犯許都奪駕。操大怒。欲起兵討之。又恐呂布攻劉備。必侵許都。荀彧曰。此事極易。呂布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可差使加官賜賞。其心必安。又與玄德解釋和會。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即賫封官誥命。并和解書。往徐州去訖。却說曹操起十五萬兵。討張繡。軍馬三路分

行以夏侯惇為前鋒。先起。時建安二年。五月也。操軍至淯（音育）水。下寨。賈詡諫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如舉衆投降。不可與敵。以致軍民之患。張繡從之。使賈詡直至操寨。來見操。操問詡。詡荅對如流。操甚喜之。欲用為謀士。詡曰。昔從李傕。得罪於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敢棄也。操喜。詡次日引繡見操。操待之甚厚。兵入宛城屯住。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大設筵宴請操。一

夜操醉。入寢所。視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兄子曹安民。隨操專一管衣食內事。安民知操意。乃近前曰。小姪昨晚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女。生得十分美麗。問之。乃是張濟之妻。操聞之。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而取之。須臾到來。操視之。果然美麗之人也。濟妻拜之。操問曰。夫人姓甚。婦荅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今爲汝。故准張繡之

降。若非如此。則滅全家矣。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笑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必以夫人爲正室。鄒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鄒氏曰。在城中久住。繡必生疑。人知亦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次日果移於城外寨中安歇。恐各官議論。乃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安歇。提調把帳親軍二百餘人。非奉呼喚。不許輙入。違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

不想歸期。家人密報張繡。繡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人。令作此態。辱吾甚也。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泄漏。泄漏則吾等皆死矣。来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坐帳下。張繡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屯中軍於道地。地名分為四寨。數日之内。打聽操帳前有典韋極勇。使兩柄鐵戟。重八十斤。急難近傍。繡帳前有一將。名胡車兒。負力五百斤。日走七百里。乃異人也。見

繡不樂。問其故。繡云前事。胡車兒曰。臨期請典韋飲酒。灌醉了。臨散。車兒雜入他數內。混進。先盜其戟。此人必無用也。繡甚喜。預先准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韋到寨。厚加重待。慇懃勸酒。至晚果醉。送出寨門。胡車兒乘黑雜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是夜曹操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音西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帳前忽報寨後吶喊。草車上

火起。操曰。必是軍人不小心失。勿得驚動。須史四下裏火起。時速喚典韋。韋醉倒在帳中。典韋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忽跳起。床邊尋雙戟。不見。但聞敵軍已到轅門。急掣部卒腰間刀。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來搶寨口。典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典韋身無片甲。上下前後。被數十鎗。猶自大叫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棄刀。雙手挾兩箇軍迎之。擊死者八

九人羣賊無有敢近寨門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雨密韋猶死拒寨門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入背後長鎗逐至韋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半晌無一人敢從門前而入史官有詩讃曰

守護中軍帳英雄獨典韋聞風皆膽裂望影總鬼飛猿臂持雙戟龐軀掛鐵衣清河鏖戰死千古顯神機（鏖音熝）

又詩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威風凜凜鎮乾坤欲將

英傑從頭數。惟說當年有典君

傳云。三分時。帳下壯士有典韋。提一雙鐵

戟。重八十斤。又云。典韋執斧。立於曹公之

側。諸人不敢仰視。典韋死後。賊軍割頭。遞

相傳看。而人尚驚駭

却說曹操。得典韋當住前門。乃得大宛馬匹。

此馬名爲絕影日行千里操飛身上馬。比及出行。後寨門

只有安民步隨。此時未到淯水河邊。擦右臂

中箭。馬亦帶三箭。後賊趕到河邊。安民被賊

趕上。砍為肉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後人有

詩曰

孟德姦雄世莫同。南陽張繡逞英雄。喊聲大震三更後。烈焰爭飛滿塞紅。前或進亡隨野渡。曹公絕影恨飄蓬。駿騎激水奔波過。堤畔仍存舊馬蹤（今舞陰淯水河邊有曹公絕影馬跡）

操驟馬纔上岸。一箭中馬眼而死。長子曹昂。以馬救操。操方得命。曹昂被亂箭射死。人馬塡滿淯水。操走脫。路逢諸將。說典韋救命。張

繡分兵趕操。操部將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刼掠人民。平虜校尉于禁。將本部軍。於路勦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拜泣於地。言于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後面本部軍都到。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也到。操言于禁造反。惇整兵迎之。禁既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手下人報。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辯。如何先立營寨。若軍士預告。將軍不便。于禁

曰。令賊追兵在後。不時便至。若不先准備。何以拒敵。分辯小事。退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來殺張繡。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奔劉表去了。操不追趕。聚兵收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吾。先下寨。何也。禁以前對。操曰。淯水之難。吾甚狼狽。將軍在亂中。能整兵討暴。堅壘

有不可動之節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禁金罷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操令班師回都操與諸軍衆將曰吾折長子愛姪無痛淚獨𢇜泣典韋也衆皆嘆主公愛士過于親子遂還許都各各賜賞却說王則賫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詔拜畢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又出操私書書中云

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藏金以鑄印國家

無好紫綬所取自帶紫綬。以表寸心。望將軍與劉備合同。共滅袁術。大著忠誠。書不盡言。惟將軍照鑒

却說呂布。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好生重待。忽報袁術又遣人至。布笑而問之。使言袁王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權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盡殺來使。將韓胤山枷子釘了。便遣陳登為使。賫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見操。操知布絕婚奉

命。覽所進表。曰

臣呂布。自誅董卓。又罹（音离）变亂。寄跡山東。本欲邀駕。知曹操忠孝。奉駕許都。臣前者與操交兵。今操保轉陛下。臣為外將。有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專。近奉天寵曲須恩命。愧感交集。倘有征討。願效努力。萬死不辭。謹表以聞

布答操書。又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布。豺狼也。勇而無

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心野子。誠難久養。非汝父子。莫能究其情。汝當與吾謀之。登應諾。曹操贈陳珪致中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拜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默眷曰。丞相起兵。吾為內應。登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為太守。布大怒。拔劍而言曰。不與吾求徐州牧。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吾所求終無一獲。汝父子俱各貴顯。被汝父子所賣

耳。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故甚不明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把將軍說了。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咲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兎未息。不可先飽。饑則為用。飽則颺音揚去。某問誰為狐兎。操曰。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荆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意也。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大驚。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袁術七路下徐州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又有孫策所當玉璽，遂議稱帝。會羣下，術曰：吾聞昔日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耳，創四百年基業。今數已盡，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卿，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命，位登九五，爾諸公卿，各存忠孝之節。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氏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敗。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術曰。吾袁姓出陳。陳乃大舜之後。以土承火。應其運也。吾字公路。讖云。代漢當塗高也。吾有傳國玉璽。若不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臣下再多言者。決斬之。遂建號仲氏。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為后。後宮美麗數百人。衣服金帛錦繡。器用並是金玉。飲食奇珍美味。自以為成帝業矣。立子為東宮。

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爲兒婦。却聞已將韓
亂解送許都。被操斬訖。布已授平東將軍之
職。術大怒。遂拜張勳爲大將軍。統領大軍二
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居中。第
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
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
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
居右。分撥各部下健將。剋日起行。欲命兗州
刺史金尚。爲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肯從。

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李豐梁剛樂就三萬軍馬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呂布使人探聽回報曰令張勳一軍從大路上逕取徐州橋蕤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碣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呂布慌忙急名陳珪父子商議曰今日袁術軍分七路來取徐州當如之何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

珪父子所招。巧言令色。以媚朝廷。營求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以獻袁王。其軍自退。布大怒。喝令簇下陳珪父子。陳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問曰。汝有何計可破之。免汝死罪。陳珪曰。七路之兵。領將是誰。共有幾多。布一一說了。珪曰。將軍兵將共有多少。布曰。不過五六萬人也。珪曰。雖衆寡不等。我以逸待勞。四面分路應之。布曰。汝等罪不容

誅。以言寬我。將欲遁逃也。珪曰。父子良賤。皆在將軍掌握之中。待走那裏去。倘將軍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矣。布曰。公試言之。明以教我。珪曰。袁術令收韓暹楊奉以為羽翼。彼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不相維持。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也。又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袁術亦可擒矣。布又問。珪答曰。暹奉之依袁術。譬如鳳鷄勢不並棲。立可擒之。袁術用人。正如積薪。今用韓暹楊奉為

左右羽翼二人。乃舊漢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若憑尺書。結連暹奉。以爲内應。結連劉備以爲外合。必擒袁術矣。布曰。汝必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登曰。目今便行。布遂表上許都。致書與豫州。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來接韓暹。暹引兵下寨。登入見韓暹。暹問曰。汝是徐州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乃笑曰。某爲大漢公卿。何謂呂布之人也。久聞將軍。關中保駕。有蓋

世之功。身無罪惡。乃有德清白之士。今郤佐
袁術。譬如捨明珠而就泥丸。棄良玉而抱頑
石。不忠不義之名。駡於萬代。某爲將軍耻之。
豈因一時之忿。而失千古之名乎。且袁術久
而多疑。後必有害於將軍。遲曰。吾欲歸漢。恨
無門矣。登出布書。遲覽其書。書曰
布聞二將軍同扶大駕。立萬世之功。偶因
一時之間言。以致失身於關外。若能革故
鼎新。去邪從正。同誅黨逆。共佐皇朝。以圖

遠大名書竹帛專候回音切希照察
韓暹曰吾已知之矣公先回吾與楊奉兩路
縱兵擊之但看火起爲號温侯以兵應之登
辭暹急回見呂布報韓暹等以准備内應遂
分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蕤陳宫引
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
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碣石敵陳蘭
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與軍一萬
餘者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

軍馬也到。見呂布料非敵手。退二十里。侍四下兵接應。是夜上山。望見一週遭火起。勳軍自亂。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爲號。接應各軍入寨。呂布乘勢一擊。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兩軍相敵。却欲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奔走。呂布引軍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旗兩路分開。中間一隊馬軍。打龍鳳日月旗旛。四斗五方旌幟。金瓜銀斧。黃鉞白旄。上打黃羅銷金曲柄傘。

傘盖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罵布逆賊。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來殺袁術。副将李豐。挺鎗出馬來迎。戰不三合。被布戟傷其手。豐棄鎗而走。梁剛。樂就。雙出來戰呂布。袁術引中隊出後軍潰走。三軍大亂。呂布軍搶奪馬匹衣甲無數。術敗軍走不數里。山背後一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馬。乃蒲州人也。姓關。名某。字雲長。領五百校刀手。大叫反賊。還不受死。待逃何方。袁術慌逃而走。

雲長趕来。紀靈敵住。餘衆四散奔走。袁術收拾敗軍。再回淮南去了。呂布得勝。邀請奉暹二將。一行人馬。都回徐州去了。到城中請敘禮畢。大排筵宴。管待衆將。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為瑯琊牧。席散。各謝而去。雲長辭歸。次日布與陳珪商議。欲留一軍在徐州。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廓皆屬將軍也。布曰。然。次日重勞三軍。送二將暫於二處屯劄。以候恩命。登問父曰。何為

不留韓楊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也。珪曰。不然。倘或二人協助呂布。是與布添牙爪也。登服父之高見。卻說袁術軍馬折其太半。乃回到淮南。遣人往江東去。問孫策借兵報讐。使至江東。說袁王借兵之事。策怒。汝僭稱帝位。背反漢室。賴吾王璽。非義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妄助逆黨乎。作書以絕之。書曰。

策聞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謗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

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或頓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盍使憮音武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嚮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音尖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

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炰（音袍）烋（音梟）燕幽。劉繇決力江滸。（音虎）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音高）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勞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

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趨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

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音山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出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

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秉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議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才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

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
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以予惟所
遺志。忠言逆耳。幸留神聽此張紘所作也
使賫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敢
以文字譏我。吾先伐之。以取江東長史楊大
將。苦苦諫。方住。却說孫策自發書後。每防術
来。令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
稽太守。使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要
起兵。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會兵擊袁術

孫策欲起兵擊袁術。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將極多。糧食足備。倘進兵不利。禍及江東。不如上書與曹操。他若南征。願為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禍。亦望操援之。策曰。然。遂遣使以此意達之。却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韋。興立祠堂。四時祭之。遂封其子為中郎。收養在府。（典韋子名滿）忽報孫策使至。貢獻禮物尤多。操觀其書。遂要南征。人探得袁術之

糧。刼掠陳留。操遂點兵出師。此時操自專權。而行大事。然後啓奏。無有不從。操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跟操出征。起兵三十萬。糧食輜重千餘車。時建安二年。秋九月。操行軍之次。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比及到豫章界上分兵。玄德引兵來。迎入操營。獻上首級二顆。操驚曰。此何人首級。玄德曰。此是韓暹楊奉之首級也。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因令二人。權沂都瑯琊兩縣。縱使軍士。搶掠

徐揚地面。人民無所不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詐請議事。比及入坐。先牽了馬。擲盞為號。小弟關張二人各殺死一人。盡收其兵士於部下。令特来請罪。操曰。爾與國家除其大害。堪為大功。何為罪也。遂賞玄德。合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操用美言撫慰。命封左將軍之職。還許都之時。即換印綬。布大喜。操即分兵。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操自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時袁術知曹兵来。令大將

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蕤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橋蕤被搠而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四下裏來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三十萬攻北面。袁術大驚。聚衆文武商議。楊大将曰。目今壽春水旱。連年田禾不熟。人皆缺食。今又動兵。必擾於民。民既生怨。四下兵至。難以迎敵。不如留下軍馬在壽春。休戰。待彼兵糧盡。必生

變矣陛下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且避其銳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各封上將之職分十萬兵堅守壽春術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上車約二十萬人聯絡不絕過淮去縣却說操兵三十萬日費糧食浩大況諸郡旱荒人民相食屋宇盡皆拆毀軍士無得掠擄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問孫策借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呂布玄德自使人

運糧。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音厚跟隨出征。賫數目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以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垕曰。兵士倘怨若何。操曰。吾自有方策。垕果以小斛分散。操卻暗使人各寨聽之。無一人不怨。皆曰。丞相太欺衆也。說者紛然。皆言散糧不及數。操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妻小吾自養之。汝自無憂慮也。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

以示衆耳。垕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若汝不死。三十萬人。心皆變矣。垕再欲言。操呼刀手。推出門外。一刀斬之。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因此斬之。而乃瞞過三十萬人。盡皆無怨。史官云雖然妄殺一人卻瞞三十萬人免致夫散此曹公能弒而用詐謀也操知糧盡教各寨軍。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皆斬。操自至城下。看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塞塹。忽見兩箇末將。將及到城邊。見城上矢石如雨下。慌

走急田。操掣劒親斬於城下。操自下馬接土塡坑。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看見。並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操親賫賞賜。軍士併力。城池已破。縱軍入城擄掠。李豐陳紀。樂就梁剛。皆被生擒。見操。操令皆斬於市。操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曰。此間接連數郡。皆荒旱不收。更若進兵。勞軍損民。倘未見勝。欲退急難。

不若暫回許都。待来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持疑未决。忽報馬到。稱說張繡依托劉表為唇齒。南陽張陵諸縣復反。曹洪抗拒不住。連輸數陣。令被張繡殺来。恐許都有失。請丞相回。操持書與孫策。令跨江布陣。以為劉表疑兵。表不敢妄動。吾自復征張繡以絶其根。即目兵行。命劉備與呂布結為弟兄。使相救助。再無相侵。操令玄德仍住沛城。着呂布領兵回徐州。操密與玄德曰。吾令汝屯兵

沛城。是掘坑待虎也。但汝與陳珪商議。勿令有失。音至便來接應。話畢而退。卻說曹操自引大軍回許都。安撫定了。人報段煨殺李傕。五習殺郭汜。解首級前來。煨將李傕三族老小二百餘口。俱活解入許昌。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傕汜老小之首。相傳號令。人皆忻悅。此賊已滅。請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席。封段煨為盪寇將軍。五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奏張繡侵掠

郡民興兵伐之。天子親排鑾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操引大兵進發。留荀彧在許都。調兵遣將。操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着黃。民欲為食。聞兵來至。逃竄入山。操下寨。會集諸將。更使人遠近遍𠮟。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來。聽發放。操曰。吾奉天子明詔。招降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此去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作踐者。並皆斬首。擅自擄掠人財物者。並皆誅戮。王

法無親。宜當遵守。仰居民勿得驚疑。不許沠
遺他界。因此。於路百姓望塵遮道而拜。稱頌
聖德。凡官軍經過麥田。並皆下馬。以手扶麥
遞相傳送而過。只怕麥倒在路上。操行於麥
中。忽驚起一鳩。馬乃眼生竄入麥中。踐倒其
麥。操隨下寨。喚行軍主簿議擬自己踐麥之
罪。主簿曰。丞相之言令也。誰敢不從。操曰。吾
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伏衆乎。掣所佩之劍。
欲刎。衆急救之。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

加於尊。丞相總統大將。豈可自殘害也。操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暫記過。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耳。萬軍悚然。史官曰此乃曹操能用心術耳沿道之民。秋毫不犯。

却說張繡知操又引兵来。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乃遣雷敘張先二將出城迎敵。令賈詡守城。兩軍相拒。陣勢排成。張繡出馬。指而罵曰。汝乃假仁詐義之人。與禽獸無異。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出迎。只三合。許褚

殺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繡至南陽城下。繡入城中。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城上擂鼓不絕。砲石金汁弩箭以守之。城壕大濶。水勢尤㴋急。難近城。操令軍兵運土塡壕。又用做土布袋幷柴薪草把相雜。來城邊作凳梯。又立雲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遶城視之。巳經三日。傳令教軍士於西門北角上堆垛柴薪。會集將士就那裏上城。繡問詡。答曰。某巳知曹操之意。可將計就計。令操自棄兵

而去。繡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決勝負賈詡談兵

張繡問曰。何以知操之意。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遶城觀看三日。他見城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等之故鹿角多半朽爛。意在此處容易進城。卻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為聲勢。盡掣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繡問如之奈何。詡曰。此極容易。日間盡撥百姓穿軍衣號。虛守西北。令精壯之

兵食飽輕衣盡歸東南屋內。夜間只教百姓去西北角上呐喊，任他扒城。一聲砲响，伏兵齊起。吾一人可當一百也。此可破操矣。繡用其計。盡教百姓穿軍衣，城上呐喊。雲梯上只望西北上有人馬。軍報入中軍。操曰，中吾計也。精銳之兵，都存留帳後，預備鍬钁扒城，器具。日間只用軍攻西北角。城外城中呐喊不絕。至二更，兼闇裏引精壯之兵，来東南角上。扒過壕去，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城

裏亦無動靜。只聽得西北角上喊聲大起。東南鈌內火把齊明。操軍殺入。兩下伏兵齊起。軍士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刀手殺来。則見東南二門齊開。精兵突出。操軍大敗。一擁而退。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軍走十數里。繡收軍馬入城。所奪車馬輜重極多。操收敗軍。查得折軍五萬餘人。吕虔于禁俱各被傷。詡見操敗走。急發書去教劉表絕後路。表欲起兵。忽有人報。孫策兵已屯湖口。因此未敢動

兵。蒯良曰。策兵已屯湖口。乃操計故借疑兵也。近日曹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有患。明公乘兵勢之勝。一擊操亦可破也。表令黃祖。堅守隘口。進兵安衆。地名絕操後路。一面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同賈詡引兵去襲操。操軍緩緩而行。至襄城。到淯水。操馬上大哭。衆將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將吾典韋在此折了。不由不哭耳。衆皆下淚。操令此處就屯軍馬。吊祭亡魂。宰牛殺馬於淯河之上。祭享典

韋。操再拜痛哭昏絶於地。衆皆扶起。大小軍校無不下淚。次祭姪曹安民。末祭長男曹昂。又祭絶影馬。次祭殁於此處軍士。祭畢。在營軍士皆哭聲不絶。留連不忍便行。忽荀彧差人報曰。劉表助張繡兵屯安衆。以絶歸路。操荅荀彧書曰。吾雖日行數里。已知賊來追。吾今策度已定。若到安衆。破繡必矣。君等勿憂。遂至安衆地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兵趕來。操令衆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

兵。天色微明。表繡軍會合。視之。見操兵少。疑操遁去。兩軍俱入險路擊之。操縱奇兵出。破表繡之兵。曹公得脫安衆隘口。於隘外下寨。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被操之姦計。繡曰。容再圖之。表繡集於安衆。荀彧探知袁紹欲起兵犯許都。荀彧急發書報操。書曰

近人自冀州來報。說田豐謂袁紹曰。今將軍糧足兵強。曹操南征未回。宜早乘虛以

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爲上策。若不乘機破之。終被他擒。雖悔無益也。紹聽之。持疑未決。或請丞相還都。別作區處。劉表張繡。癬疥之疾。不足憂也。望早早班師。

勿失大事

操得書。心慌。即日整兵起程。操細人来安衆報張繡。繡點兵追襲。賈詡曰。不可追也。去追必敗。表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繡引軍萬餘人追之。約行二十里趕上。曹兵接戰。表繡

軍大敗而還。賈詡引十數騎接至半途。見敗軍回。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可從整兵。再往追之。繡曰。今已喪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然。請乃斬吾首。繡信之。表不從。繡自引敗卒。再回追擊。操兵大敗。盡棄衣甲鎗刀而去。繡遮埋追趕。忽山後一彪軍出。繡收軍不趕。那彪軍當住去路。繡慌忙回來。到安衆賞軍。宴謝賈詡。表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

勝兵而公曰必克悉知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敵手操軍雖新敗必自爲將斷其後路以防追兵追兵雖精銳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操必勝之後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事已破我軍之後必輕車速回縱留衆將斷後衆將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手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服其高論詡勸表囘荆州繡守襄城以爲唇齒兩將各自分散却說曹操知後軍敗再

引衆将回来。正逢那厖敗軍。敗軍告操。若非這一路軍截住中路。我等盡擄矣。操慌問。救軍者何人也。那人棚鎗下馬。来見曹操。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夏侯惇拔矢啖睛

那将軍来見操。生的身軀瘦健。觔骨軒昂。破黄巾曾立大功。封鎮威中郎将。江夏平春人也。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何来。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破張繡劉表。特来接也。賞勞畢。加

為裨將。封建功侯。守護汝南西界。以防表繡。通謝而去。操還許都。荀彧出迎。操入見天子。說稱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吳侯。遣使賷詔江東去。令策破劉表。操回府。衆官皆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衆。何以知其必勝也。操曰。彼退無歸路。必用死戰。吾寬暗以圖之。此孫子之玄妙也。吾以是知其勝也。荀彧拜服而去。郭嘉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曰。適來袁紹使人致書上丞相。欲出兵攻公孫瓚。求

借糧兵。操笑曰。吾聞紹圖許都。令知吾歸。欲圖公孫瓚。又問吾求糧索兵。操看書中之意。極驕極傲。令使且歸館驛安歇。操問嘉曰。袁紹如此驕傲無狀。吾將討之。恨力不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被漢祖擒之。惟智勝也。如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失政於

寛。紹以寛濟寛。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寛而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决。失在後事。公得策輙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

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

公有十勝之德。紹安可望也。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若此。紹可圖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北征公孫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未爲晚矣。若便圖紹。呂布必來救援。許都爲禍不淺矣。操然之。當夜便召荀彧入後堂。曰。汝知袁紹動静乎。彧曰。今日有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荀彧看之。看畢。曰。紹辭語大不遜也。操曰。吾欲興兵討之。恨力不及耳。

柰何。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强。苟非其人。雖强必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外貌寬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持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

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音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袁紹之彊。何能為用哉。

操曰。卿頌吾德。何以當之。然此可興兵征伐或曰。未可。今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仁。欲伐袁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加紹顯官。許糧千斛。乘彼有事於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後紹一舉而可擒

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孝之機。文若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比也。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為應。待其回報。方得動兵。次日。厚待紹使。奏加紹為大將軍太尉之職。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報云。公可討公孫瓚。後當應之。遣其使而回。紹大喜。議進兵討公孫瓚。不說袁紹起兵。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珪父子誇奬其德。陳宮不悅。乘閒時便告呂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

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布叱之曰。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為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斬汝輩。宮嘆曰。吾忠義之心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欲待棄之。又恐天下人笑。宮悶悶無言。帶領數騎。於小沛地面圍獵。忽見官道上。使飛走驛馬。宮疑之。乃棄圍場。引從騎往小路趕上。問使命曰。汝何人使命。使命知是呂布之人。慌不能答。宮搜使命。乃有劉備回書。遂捉來見呂布。布問之。使曰。曹丞相差某往沛

城劉豫州處下密書。令得回書。不知何事。宮曰。其中有謀。可拆緘看。布拆書視之。大驚怒曰。教陳宮看此書何言。書曰

令奉相公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微將寡。不敢妄動。望相公大興王師到來。備用爲前驅。呂布乃狼虎之徒。輕則猖獗矣。備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聽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

禮昌豨東取山東兖州數郡高順張遼取沛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西取汝頴布自總中軍為三路救應且說高順等出徐州有人入小沛報玄德玄德急聚衆人商議孫乾曰可先告急於曹公次堅守城廓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階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人乃玄德同鄉之人因來沛縣謁玄德玄德以幕賓待之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逸善能舌辯玄德命簡雍行就整頓守城器械玄德守南門

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因糜竺以妹嫁玄德為次妻。便以家僮十餘人。金帛。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有郎舅之親。故令竺並弟糜芳。守護中軍。保着老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見雄兵猛將。困住城池。玄德大叫曰。吾昔與呂布無讐。爾何故引兵至此。高順曰。你還支吾遮飾。汝連和曹操。欲害吾主。幸是天敗。尚敢抵諱。可出就縛。玄德不荅。高順在城下大罵一日。無人出陣。張遼

在西門攻打。雲長曰。汝儀表非俗。何故陷身於賊之部下。張遼低頭不言。關公便知此人有忠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軍士打城。關公令人探聽東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只要出城厮殺。關公見張遼退去。逐来東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厮殺。遼拍馬而去。張飛欲趕。關公急召入城。令士卒堅守東門。飛曰。張遼怕我而走。哥哥如何趕我回来。關公曰。張遼武藝不在你我之下。

是吾夜来美言說之。其人頗有歸順之心。令日不欲與汝厮殺。故拍馬而走。飛方悟。再不出戰。玄德亦使人誡之。呂布見攻小沛不開。自来搦戰。玄德於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丞相奉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不答。苦苦相告。呂布頗有回顧之心。只教圍住。不使攻打。呂布權回徐州。差郝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許女為婚。術不納。尚未准信。郝萌回。說若要信從。可送女来。布持疑未決。却說簡雍見操。

陳說呂布斬使兒圍沛城。操急聚衆謀士商議。操曰吾不憂紹。但憂表繡二賊在後。未敢動兵。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呂布驍勇。若是結連袁術。縱横淮泗。必英傑應之。令衆其初叛。衆心未服。可往破也。操先差夏侯惇。呂虔李典。為先鋒。先起操與衆謀士陸續進發。簡雍隨行。且說夏侯惇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高順知許都救軍至。慌報呂布。呂布先發侯成。郝萌曹性三將。引二百餘騎来接應。

高順離沛城三十餘里。去迎操軍。玄德見高順退去。知是操軍来到。引關張各提軍出城。止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玄德在高順後。下了三箇寨子。玄德左。關公右。張飛前。先說夏侯惇挺鎗出馬搦呂布戰。高順出馬。大罵夏侯惇。惇大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敗走。惇縱馬趕去。順不敢入陣。遶陣而走。惇不捨。盡力追之。陣中曹性看見。縱馬出陣。拈弓搭箭。夏侯惇將近。性一箭。正中惇左目。

惇拔箭帶出眼睛惇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之於口內啖之不趕高順只取曹性一鎗搠透面門死於馬下史官讚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

開疆展土夏侯惇鎗戟叢中敵萬軍拔矢去眸枯一目啖睛忿氣喚雙親忠心力把黎民救雪恨平將逆賊吞孤月獨明堪比論至今功蹟照乾坤

夏侯惇救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後

趕来。呂布軍馬一齊都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如何

呂布敗走下邳城

張遼。高順。引兵擊張飛寨。布自擊關公寨。各出迎戰。玄德分兵兩路救應。呂布引軍背後殺来。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散。玄德引十數騎回沛城。呂布趕来。玄德急喚城上放下吊橋。呂布後到。城上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被

呂布乘勢趕入城門。甕城裏數騎來迎。呂布一戟一箇。殺得盡絕。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遂穿城而過。出於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首。糜竺出迎。跪於馬前告曰。玄德乃將軍弟也。吾聞大丈夫寬讐。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將軍愛惜。玄德常想轅門射戟之恩。一飯之間未嘗忘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曾拜義。

安肯害及妻子乎。汝可引一家老小。複去徐州安置。呂布賜笁寳劍一口。但登門者。即斬之。此是呂布好處麋笁保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散玄德軍。自投山東兖州界上。留高順張遼屯小沛城。孫乾亦自逃出城。關張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劄。如落草一般。却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軍来趕。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將自

盡矣。孫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於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跪進麤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聞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取馬。見殺其妻於廚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

見在。不可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塞野軍馬来到。玄德迎之。乃是操軍也。直到中軍旗側。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說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小。操亦下淚。更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枯其一目。卧病未痊。操臨卧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見在何處。人報云。呂布與陳宫臧霸。結連泰山寇。

兵犯兖州。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操提二十萬軍。與玄德來戰呂布。軍至山東界口。路近蕭關。敵軍攔住。乃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狶。三萬餘兵。四員將立於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馬舞刀而去。四將一齊來迎。許褚抖擻精神。四員將迎敵不住。四散奔走。操乘勢掩殺。追上蕭關去了。人報呂布。布此時已回徐州。布欲往沛城救高順。布喚陳珪父子。令守徐州。布帶陳珪之子陳登同去。珪與登

曰。昔日曹公曾言東方之事盡付與汝。令布勢將敗。可力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子爲之。倘呂布敗回。便請糜竺一同守把城門。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小在此。必有心腹頗多。登曰。兒子亦有計了。呂布臨行。登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死攻。先思退步。將錢糧移於下邳。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元龍之言是也。吾就將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保老小也下邳城。將船隻運糧

草金帛。布同陳登先来蕭關救援。布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去看曹操虛實。主公却纔可行。布曰。何謂也。登曰。泰山孫觀等皆有寇心。未可托也。布曰。登於吾有益。布未行。登先到關上。陳宮臧霸等接見。登曰。温侯深恠汝等不肯向前。要来責罰。宮曰。目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也。吾等緊守關隘。教主公深保沛城。登上關望之。見操軍逼在關下。登是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早辭回來陳

宮曰。關上無妨。可教温侯去守沛城去。登遂飛馬来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其已留下陳宮守城。將軍黃昏殺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使登来約陳宮。舉火為號。内外相應。登先到報。曰。曹兵抄下小路。已到關内。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遂引衆人棄關而走。登就關上放火為號。呂布乘黑殺来。操軍搶入關中。陳宮一軍。和呂布軍自相掩殺。曹兵又到。孫觀吳敦等。各自四散領軍去了。

呂布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城邊叫門。城上亂箭射之。糜竺在敵樓上。叫道汝奪吾主城池。今依舊還主。布曰。陳珪何在。竺曰。老賊吾已殺之。呂布回顧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主公尚自執迷而問佞賊乎。軍士中通尋陳登不見。布與陳宮來投沛城。行至半路。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順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其等急來救解。宮曰。此是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

殺此賊。進兵小沛。曹操先令曹仁引軍。已襲沛城。呂布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言曰。吾乃漢臣。安肯事反賊也。布轉怒。忽聽背後喊聲大起。布使高順探之。見一隊人馬。當先一將。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乃幽燕涿郡人。姓張。名飛。字益德。高順交戰。不利。退走入陣。飛衝入陣来。呂布奮怒来戰。張飛。正戰之間。陣外喊聲起處。曹軍突入。呂布倒拖畫戟。引軍東走。操兩軍殺来。呂布人困馬乏。又一彪軍攔

住路。乃大刀關雲長也。左馬橫刀。大叫休走。呂布自與交戰。背後張飛趕来。聲吼如雷。布慌衝走。忙弃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言失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州路上藏避。打聽消息。故来至此。飛曰。弟在芒碭山落草為寇。二人来見曹操。又見玄德。拜哭於地。谷敘禮畢。同操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屬無危。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居中。玄德左。陳珪右。文武

等官。各依次坐。操言陳珪父子之功。加十縣之祿以供之。登授爲伏波將軍。操得徐州。大喜。商議起兵攻打下邳。程昱進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可以緩緩而進。若逼太急。賊必死戰而救袁術矣。一往救之。其勢必大。極難擒獲。淮南逐路。必有能事者守之。外當袁術。內防呂布。况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亦宜謹之。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逐路。請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命。安敢

有違。次日。操分派各路守把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收拾軍馬取淮南逕路。来襲邳郡。呂布在下邳。自爲糧食足備。以資於內。泗水之險。以拒於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令操兵方来。可乘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来攻。一擊。皆落泗水也。中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大哭而出。越五六日。各下寨柵已定。操令二十餘將。皆披全付鐵鎧。直到城下。

大叫呂布荅話。布上城而立。操在麾蓋之下。以鞭指布。布以手荅之。操曰。近奉先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實為術也。術有反逆大罪。君有討董卓之功。若能倒戈降之。共扶王室。不失封侯之位。而富貴可取。功名可立。若愚迷不省。城池一破。玉石不分。悔之晚矣。爾可察之。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陳宮在布側。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也。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而恨曰。吾誓殺汝。遂

引兵攻城。布曰。曹丞相容我自首。當拜投於明公。陳宮變色大怒曰。逆罪曹操。何等之人。今日若降。如雞子投石。豈得全乎。布拔劍来殺陳宮。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門曹操斬呂布

呂布欲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臺忠義之人。言從心出。願主詳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汝耳。願公臺教我拒曹之策。宮辭無計可施。布求懇之。宮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言。

安肯不從。宮曰。曹操遠来。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將軍為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掎角之勢。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布歸府收拾戎裝。此時冬寒。在側從人。多帶綿衣。妻嚴氏曰。君何往。布曰。陳宮教我為掎角之勢。如此。嚴氏曰。昔曹操待公臺如赤子。猶捨而来。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操。而欲委

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之妻乎。布曰。夫人所見如何。有言吾必從之。遂三日不出。宮入見布。請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曹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猛將出絕糧道。此計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又入內。對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我出斷之。便回。汝宜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糧。必

然陳宮高順守城。我聞宮。順。素不和睦。將軍一去。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池。如有差失。將軍當以何地而立乎。願將軍詳聽。勿被宮等所誤也。妻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耳。今須不顧妾也。將軍前程萬里。言畢痛哭。布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兎馬。天下人誰敢近我。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

輕動。官長嘆而出。曰。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布終日不出。只守嚴氏貂蟬飲酒。以解愁悶。陳官下謀士許汜。王楷。求見呂布。布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許汜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舊曾許女爲婚。將軍何不求解。術兵一至。內外攻擊。操兵必敗矣。布大喜。遣人修書。就着汜楷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可得去。布教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許汜王楷辭了呂布。張遼在前。郝

萌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衆將追趕不迭。已出隘口。張遼一半軍回。郝萌五百人馬跟汜揹去了。張遼回来。雲長攔住。各有顧盼之心。不肯下手。高順侯成出城。引兵救護張遼回来了、且說許汜等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復相問。何也。汜曰。此是操用姦計。以致如此、明上詳訖納之。（當時袁術僣號故稱明上）術曰。汝不是操軍困逼甚急。豈肯以女許吾之子。汜

曰。明上令不救布。布必敗矣。布若一破。明上亦破矣。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傾國而救之。汜楷謝了。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斷後。郝萌結束了。夜過玄德寨。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一合。生擒過去。汜楷已至城邊。大叫城上救人。拆了五百軍馬。并郝萌。却說張飛解郝萌見玄德。玄德問了。押往大寨見操。萌說求救袁術。許女為婚。操怒。

教推出斬於軍門。與主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呂布。并將士者。亦按軍律處治。各寨悚然。晝夜不寢。玄德至寨。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路上衝要之處。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用心。吾今日夜不敢卸甲矣。飛曰。捉了呂布健將。不賜重賞。反相誆嚇。玄德曰。非也。曹操統數十萬雄兵。不以軍令。何以服人。弟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却說。汜楷見呂布言。袁術先欲得兒婦。後起傾國之兵救援。布

曰。如何送去。汜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汜曰。今日乃凶神之辰。不可出城。明日大利。宜用戊亥時。可以上馬。布教張遼侯成。引三千軍馬。安排一輛小車在外。我親送二百餘里。却使你兩箇去。次日天晩。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布遂上赤兎馬。負女於背上。手提畫戟。時正二更。夜月微明。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侯成跟着。將次到玄德寨邊。一聲鼓響。雲長攔住去路。大叫休走。戰不

十合。布斜刺便走。張飛早引一軍来迎。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而走。玄徳自引一軍又来。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傷着。不敢来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来。箭如雨點。衆軍皆大呌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来太急。只得回下邳。玄徳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箇。布歸城中。心内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曹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内張楊。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

楊醜殺之。將頭欲獻丞相。却被張楊部將眭固殺之。反投犬城去了。操遣史渙追斬之。眭音雖姓也名固字白兎固殺楊醜兵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白兎而此邑名犬兎見犬其勢必驚可急移去固不從遂被史渙斬之操聚衆將曰。吾圍兩月。不克下邳。北有西涼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使吾食無甘味。幸爾張楊自滅。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荀攸急止之曰。不可。其覩呂布。有勇而無謀。今累戰皆敗。銳氣墮衰矣。三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奮心。彼陳宮雖有謀

而遲。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速急攻之布必可獲也。郭嘉曰。某有一計。勝如二十萬兵。布雖勇。不能逃也。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曰。然。操大喜。差一萬軍。即決兩河之水。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渰下邳。下邳城中衆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布曰。吾有赤兎馬。渡水如平地。吾何懼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時。布因酒色過傷身體。容顏消減。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斷之。城中但飲

酒者皆斬。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人盜去。欲獻玄德。侯成知覺。趕上奪回。盡將後槽人殺之。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成釀五六斛酒。殺十餘口猪。未敢喫飲。成先將酒五瓶。猪一隻。敬請布前。跪告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来作賀。釀得些酒。獵得數猪。未敢先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禁酒。汝釀酒召將士會飲。作兄弟同謀伐我也。推轉斬之。高順等入告。布怒曰。故犯吾令。理合斬之。

今看諸將面。且打一百。衆將哀告。打了五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肉。衆皆相謂曰。此心變矣。時宋憲。魏續。共来探視。成潛地下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憲曰。布只以妻為念。視我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外。水遶壕邊。吾等死無地矣。憲曰。東門無水。我等棄布而走。若何。續曰。非丈夫也。何不擒布獻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曰。我因追馬受責。布所倚仗者。赤兎馬也。汝二人獻門擒布。吾先盜馬去。而報曹公。若

何。三人商量定了大策。侯成暗來馬院。觀其動靜。見槽上人皆睡。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佯作追趕之勢。來到操寨。備言獻馬一事。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准備獻門。操得消息。押榜數十張。令軍射入城去。榜曰

令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門誅滅。如城內上至將校。下至庶民。如獻呂布之首者。重加官賞。大將軍曹 押字

次日平明。城外將校。大小諸將。一齊吶喊。震

動天地。呂布大驚。慌提畫戟上城。各門點視
來責罵魏續。走透侯成。欲待治罪。城下望見
白旗插在城上。曹軍打城。勢如雨點。布自迎
敵。城裏城外箭如飛蝗。砲似驟雨。從平明打
到日中。城外軍退。布少憩音契樓中。坐於椅上
睡着。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憲續二將
齊上。綁了呂布。布急喚左右。魏續殺散。把白
旗一招。大兵齊至城上。魏續大叫已生擒呂
布也。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

畫戟來。大開城門。一擁而入。高順、張遼都在西門。水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擁出。皆被生擒。陳宮就南門邊。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操坐在門樓上。使人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於側。操令提過一千人來。呂布雖然身長一丈。被數條索縛作一團。布叫曰。縛之太急。乞緩之。曹操喝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稍解寬。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音擎）虜也。其

衆近在外。不可寛也。操曰。本欲少緩。主簿不從耳。布見侯成魏續皆立於側。布曰。我待諸將不薄。安忍反也。宋憲曰。聽妻言。不用將計。安為厚也。布默然。先擁高順至前。操問曰。汝有何言。高順不答。操怒曰。推下斬之。押過陳宮来。操曰。公臺自別来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爾如何事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諂詐姦雄也。操曰。公臺自謂智謀有餘。今竟如何。宮顧呂布曰。但此

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亦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甘心也。操曰。卿如是。柰老母如何。宮曰。吾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於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如。宮曰。吾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也。操有留戀之心。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步下樓。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顧。臨行。操與從者

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後曹公養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宮聞不言。伸頸受刑。衆皆下淚。操以棺槨盛之。還葬許都。史官有廟祠讚曰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梁才。輔主真堪敬。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

又詩一首嘆曰

亞父忠言逢霸主。子胥剜目遇夫差。白門

樓下公臺死致令今人嗟嘆嗟

又嘆陳宮不識人忠義之氣凜然千古

其詩曰

不識遊魚不識龍要誅玄德拒曹公雖然背却蒼天意誰似忠心映日紅

操送下樓布與玄德見曰公為坐上客布為堦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知其意令人押過呂布來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以服天下不足憂矣明公為步

將。令布爲騎將。則天下不足慮矣。操回顧玄德曰。呂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見事丁建陽董卓乎。操頷之。頷音含首肯也操點頭而允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遂令牽布下樓縊之。布回首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操大笑。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何怕死也。視之衆刀斧手擁張遼至。操教縊死呂布。然後梟首。有詩曰

夜讀三分傳。堪嗟呂奉先。背恩誅董卓。忘

義殺丁原。倚仗英雄氣。不從忠直言。白門身死日。猶自望哀憐

宋賢有詩嘆曰

洪水滔滔淹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餘赤兔千里馬。謾有方天戟一枝。縛虎望寬何太懦。養鷹休飽聽何疑。戀妻不納陳宮諫。枉駡無恩大耳兒

羅隱有一絶句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

既知能啖父。爭如留取餧曹瞞

賛曰。馬作庸牧。以希後福。曷之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須臾縊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武士獻上呂布首級。操令押過張遼來。操指遼曰。這人好面善。遼曰。我兩箇在濮陽那裏相見如何忘了。操大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只可惜火不太。若火大。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

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引頸待誅。曹操劍下。二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二人救張遼者。乃是誰人也。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許田射鹿

曹操劍下。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可容留。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吾以性命保之。操擲劍大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之士。故相戲之耳。此是曹公奸雄處　曹操親自釋遼之縛。自與衣穿。曰。

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讐。遼遂降。操拜遼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投降。遂引本部軍數百人來降操。操皆賜金帛衣服。臧霸亦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有昌狶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爲琅琊相。孫觀等各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許都。盡將錢帛分犒三軍。操離下邳還許都。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爲牧。操曰。劉使

君功勞大。必當面見君畢。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馬上顧玄德曰。待公朝畢。還徐州未遲。玄德稱謝。操喚車騎將軍車冑。權領徐州。大軍回許昌。出征人員。各各封官賜賞。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舞於階下。帝宣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祖何人。玄德不覺淚下。帝驚問曰。卿何傷感。玄德曰。適蒙聖問。因此傷感先祖。臣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

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先祖劉貞封涿
郡縣陸城亭侯。因此家緣流落。臣有辱先祖。
所以下淚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
宣讀譜有曰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
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
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戀。戀生欽陽
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
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

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之子也

帝排世譜。乃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請入偏殿。叙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毫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皇天指路矣。帝設宴待之。令曹操議定官職。操拜玄德左將軍之職。封宜城亭侯。玄德拜謝恩畢。

出朝。自此皆稱為劉皇叔。操回府。荀彧等一班兒謀士入見操曰。今天子認劉備為皇叔。恐無益於主公乎。操答曰。玄德與吾結為昆仲。安肯外向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之物也。操曰。好亦交三十年。惡亦交三十年。好惡吾自有主意。於是操與玄德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呂布已滅。天下震動。可行王霸之機乎。操曰。不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輕舉。

吾且請帝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深可見矣。一日。操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令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乎。操曰。古之帝王。春蒐（音搜）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音逞）於弓馬之間。爽神暢體。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困。困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

子至於公卿。不可不習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即上逍遥馬。帶雕弓金鈚箭。排鑾駕出城玄德關張。各彎弓插箭。内穿掩心甲。各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鑾駕出許昌。百姓見關張跟在背後。看了人馬兵器。無不稱奇。操騎爪黄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地名操令軍士。週迴排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各帶一付弓箭。惟天子可

帶雕弓。雕弓赤色泥金弓也壺中所插之箭。各有號帖。
惟天子用金鈚箭。箭頭嵌金也當日獻帝馳馬到
許田。劉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要看皇叔今
日射獵。玄德謝畢上馬。忽見草中趕起一兎
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兎。帝亦稱賀。玄
德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見荊棘叢中。趕出
一隻大鹿。正衝而來。帝連射三箭不中。帝覷
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雕弓金鈚箭扣滿
正中鹿背。倒於草中。衆羣臣將校皆謂天子

射中。踴躍而來。同呼萬歲。曹操縱馬而來。遮
於天子之前。以迎當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
雲長大怒。剔起臥蚕眉。睜環丹鳳眼。提刀拍
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會其意。搖首送目。不
肯令出。關公乃仁義之人。見兄如此。便不敢
動。操獨視玄德。玄德慌欠身稱曰。丞相神射。
世之罕及。操笑曰。是天子洪福耳。馬上與天
子賀罷。不還雕弓。就懸帶之。老臣無不嗟呀。
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天子促歸。於是駕回許

都。各自歸歇。玄德與雲長曰。汝今日何躁暴也。雲長曰。欺君罔上之賊。某實難容耳。欲與國家除害。兄何止之。玄德曰。投鼠忌器耳。操起姦計。自奏天子出許都圍獵。將帝時時窺視。與帝相離一馬之地。其他心腹之人。週迴遠近圍侍。爾豈不知也。吾觀弟燃急止之。何也。乃見操心腹之賊。牙爪數多。倘失大事。而未成功。有傷天子。罪反作我等也。吾故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姦雄操賊。大哥你看後必

有禍矣。玄德曰。慎宜秘之。不在話下。卻說漢獻帝駕還許都。歸宮室。至晚。泣訴與伏皇后曰。可憐朕自即位以來。姦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傕汜之亂。常人不受之苦。吾與汝輩當之。得見曹操。以為重扶社稷之臣。今獨專國政。此賊節生姦計多端。專權弄國。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見之。有若芒刺。今在圍場上自迎呼譟。早晚圖謀。必奪天下。欲至臨期。吾夫婦未知死於何處也。伏皇后曰。公卿子孫

四百餘年。乃食漢祿者。就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國難乎。言訖。夫婦共哭於宮中。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殿曰。帝與后目下休憂。吾舉一人與帝誅賊除害。以安國家。以保社稷。帝視之。乃是伏皇后之父。皇丈。伏完也。帝掩淚而問曰。皇丈知朕腹中之事也。完曰。許田射獵之事。誰不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真乃是趙高也。帝曰。滿朝之人。非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而討賊耶。完曰。若非國戚。不敢

相告。老臣無權。難舉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也。帝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有一泄。為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董國舅盡力保駕。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可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此。可以晝夜策之。帝曰。然。伏完出朝。帝自

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自穿錦袍自繫玉帶令內使宣董承入（董承乃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也此獻帝之老丈也蓋上古無老丈之稱只稱爲國舅）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來說朕之苦論舅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於宮中散心閑步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設供具帝焚香拜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二十四帝繪於兩邊帝指而問曰吾祖何人也承曰乃陛下開基創

業漢高祖皇帝。何謂不識。帝曰。吾祖起身何
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
事。安得不知。帝曰。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
白泗上亭長。提三尺劍。乃斬白蛇於芒碭山
中。起義兵而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
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嘆曰。
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損益不
同矣。承曰。高皇帝英雄之君。不世出也。帝指
左右輔曰。此二相何人。立於吾祖之側。承曰。

上首乃留侯張良下首乃酇侯蕭何帝曰此二人何功立於側承曰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功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蕭何塡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高祖常念其德帝曰眞社稷之臣也正當配享帝回顧左右較遠密與承曰他日卿當立於朕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西都救護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贈卿當衣此袍繫此帶常如在朕之左右也帝解袍帶賜之帝

密語曰。卿可仔細觀之。勿負朕意。承拜謝。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心腹人去報與操曰。今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速入朝来看虛實。承出閣過宮門。操正来。急無躲路。立於路側。慄然施禮。操問曰。國舅何往。承曰。適蒙天子命宣。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有何緣故。賜以衣帶。承曰。因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此賜之。操曰。解帶吾看。承因見帝動靜。疑是密詔。恐操看破。乃作艱難之狀。操指左右。急

解下來。操看了。大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就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東西。望日影中細詳看之。看畢。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羨。操曰。與吾穿之。別有回賜。承告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汝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急答曰。小人焉敢。承當萬死。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汝受君賜。吾何奪之。故相戲耳。操遂脫袍帶還承。承辭

搽而歸。到家。將袍仔細翻復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有意耳。令裏外不見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寢。尋思良久。承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是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不知其故。於卓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几而寢。忽然燈花卸落於帶鞓上。燒着背襯。承驚醒。視之。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故取刀拆開視之。乃密詔也。承大駭。詔曰

朕聞。人倫為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至重。近者。權臣操賊。出自閹門。濫叨輔佐之階。實有欺罔之罪。連結黨伍。敗壞朝綱。勑賞封罰。皆非朕意。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念高皇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姦黨。復安社稷。除暴於未萌。祖宗幸甚。愴惶破指。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負。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不安。心中煩惱。哀憐不已。藏於袖中。次日。獨步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將詔放於几上。自思滅操之計。忖量未定。伏几而眠。將及半晌。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不敢阻。子服素與董承極厚。逕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在手。藏於袖中。遂大叫曰。你好自在。到瞌的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張。子服曰。汝

殺曹公吾嘗出首承泣而告曰若兄如此漢室宗親並皆休矣子服曰吾戲汝耳其祖父累受漢祿安肯負之願助汝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為本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即書之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說之必同力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种輯吳碩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矣正商議間家僮入

報曰。种輯吳碩來探。承曰。此天助也。教子服隱於屏風後。暫避之。承接入書院坐。茶畢。輯曰。田獵囲來。君懷恨乎。承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碩曰。若有協助者。吾誓殺此賊。种輯曰。與國家除害。至死無怨。王子服從屏風後出曰。汝二人殺曹丞相。國舅便是證見。种輯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吾等死做漢鬼。不似你阿黨也。承笑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使。願必酬矣。董承袖中取出詔

來與輯碩觀之。二公下淚。輯白。何不早圖之。
承遂請書名。子服曰。呂此少待。吾請吳子蘭
來。子服去不多時。二人並入。蘭書名。承邀入
後室會飲。忽報西凉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
推我病。不能接待。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
來在東華門外。見賜錦袍玉帶而出。何故推
病耶。吾非爲哺餟而來。欲見一面回西凉州
去。何太薄情而外我。門吏又報。備言騰怒。承
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承遂接上廳。禮畢

坐定。騰曰。騰爲西番不時入寇特來朝賀就因添助人馬。今欲回。想國舅是大老元臣。故來相辭。何相輕也。承曰。賊軀痼疾有失接待。負罪若山海也。騰曰。面帶春色。非有病者。承無言可荅。騰拂袖便起。嗟嘆下堦曰。皆非柱石之才也。承見騰言感動。再拜。回坐問曰。公笑何人非柱石之才。騰曰。田獵之事。吾尚氣滿肺腑。汝乃國舅近戚。猶自殢於酒色而不思報本乎。安得爲皇家柱石之才也。承恐是

詐。故嘆曰。曹丞相乃棟梁也。吾何能及焉。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又欲起身。承纔言相探。騰果忠義。承曰。請公看一物。以見某之動靜。遂邀騰入書院。取詔視之。騰毛髮倒竪。咬齒嚼唇。滿口血流。騰曰。汝若有內助之心。吾即統西涼之兵以為外應。承請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為盟。騰曰。吾等誓死。不負所

約揩坐上六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朝中大臣。少得忠義兩全之人也。若不得其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鶖行鷺序來。古者朝廷官員人家皆有一集名曰鶖行鷺序上面都有公卿姓名騰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大事必成矣。衆皆問曰。某等未必有人。將軍欲用誰耶。馬騰所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終